一个月后，一年之后

弗朗索瓦兹·萨冈　编

西藏人民出版社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个月后,一年之后

作者:弗朗索瓦兹·萨冈
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
书号:ISBN 7 - 223 - 110 - 9
版权所有:北京烨子工作室
类别:外国名著
出版时间:2005 - 4 - 6
字数:20 万
内容提要:

本书作者弗朗索瓦兹·萨冈,本书是以时间顺序来写的故事片的主人翁贝尔纳到身上到底发生过怎样的故事呢?

第一章

贝尔纳走进咖啡馆,在几个脸被霓虹灯照得变了形的顾客的注视下迟疑了片刻后,猛地朝出纳员走去。他喜欢酒吧里的出纳小姐,她们体态丰盈,神气十足,沉浸在由硬币和火柴连成的梦幻之中。她把硬币递给他,脸上不带笑容,看上去很疲惫。接近凌晨 4 点钟了。电话间很脏,听筒湿呼呼的。他拨着若瑟的电话号码,发现自己一整夜急行军穿越巴黎,结果只是在疲惫不堪的时候机械地做着这些动作。而且,在清晨 4 点钟给一位年轻女子打电话也是很荒唐的事。当然,她不会对他这种粗俗无礼的行为做任何暗示,但这种举动有"小捣蛋"之嫌,他讨厌这种行为。他并不爱她,这是最糟糕的,但他想知道她在做些什么,这个念头整天都困扰着他。

电话接通了。他靠在墙上,把手伸进口袋里掏香烟。电话铃声不响了,一个没睡醒的男子说道:"喂 !"然后马上是若瑟的声音:"谁呀 ?'

贝尔纳一动不动,被吓住了,怕她猜到是他在打电话,怕对她突然袭击却被她出奇不意地抓住。这是个可怕的时刻。他掏出香烟,挂掉了电话。与此同时,另一个他讨厌的声音让他平静下来:'可是,无论如何,她什么也不欠你的。你什么也没要求过她,她有的是钱,无牵无挂,你不是她的正式情人。"然而,他已经猜到自己心中如潮水般涌来的痛苦和忧虑,这种奔向电话机的冲动,这种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会显而易见地萦绕在心中的念头。他冒充年轻人,同若瑟一起谈生活,谈作品,同她一起过了一夜,这都是以一种心不在震的方式,非常有情趣,应该说若瑟的那套房子非常合适。现在,他要回自己家了,又要看到他那些糟糕透顶的小说散乱地堆在写字台上。还有,在他的床上,妻子已经睡着了。在这个时候,她总是睡着了的,她一头金发,孩子般的面孔总是朝着门进,仿佛担心他永远也不会回家。她在睡梦中等他,正如她一整天都在焦急地等他回来一样。

小伙子放好电话听筒,若瑟见他拿起她的电话并且像在他自己家里一样接电话,非常恼火,但她克制住了。

"我不知道是谁,"他不高兴地说道,"他挂了。"

"为什么是'他',啊 ?'若瑟问道。

"深更半夜往女人家里打电话的总是男人,'小伙子说道,"他们拨通了又挂掉。"

她好奇地注视着他,寻思着他在这里干什么。她不明白自己在阿兰家里吃完晚饭后何以会让他留下来陪她,然后又让他进了自己的家门。他长得比较漂亮,但很粗俗,没有意思。远不及贝尔纳聪明,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没他那么有魅力。他坐在床上,抓起手表:

"4 点钟,"他说道,"令人讨厌的时刻。"

"怎么是令人讨厌的时刻 ?'

他没有回答,只是把头转向她,从肩膀上面紧盯着她看。她瞟了他一眼,然后把毯子往身上拉了拉。可她的手停住了。她明白他在想什么。他把她送回家,粗暴地干了她,然后在她身边呼呼大睡。她静静地注视着他。他几乎不关心她的感觉如何以及她是怎么想他的。此时此刻,她属于他。涌上她心头的,不是对他这种心安理得的不快、气馁,而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卑贱感受。

他抬起头,目光直逼她的睑,用低沉的声音要她把毯子拉掉。她把毯子揭掉后,他从容不迫地用目光对她进行解剖。她感到羞耻,动弹不得,也找不到一句当她面对贝尔纳或另一个男人转身趴下时说的那些毫不客气的话,他不会懂的,也不会笑。她猜想,在他的潜意识里,他一定认为她完美、坚定、肤浅,这种观念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改变。她的心剧烈地跳着,她心想:"我完了。"有一种得胜的感觉。那小伙子向她偏下身子,嘴唇上挂着一丝神秘的微笑。她看见他眼睛一眨不眨地向她靠近。

"刚才的电话应该派上用场。"他说道,然后他压到她身上,动作突然而且匆忙。她闭上了眼睛。

"我再也不能开玩笑了,"她心想,"这再也不是什么夜间发生的小事情了,它将永远同这个眼神连在一起,同这个眼神中的某种东西连在一起。"

"你没睡吗 ?'

法妮·马里格拉斯发出呻吟道:

"我的哮喘病又犯了。阿兰,行行好,给我一杯茶。"

阿兰·马里格拉斯费力地从多子另一张姐妹床上爬起来,仔细地穿好睡袍。马里格拉斯夫妇都很漂亮,两人相亲相爱地生活了几十个年头,直到

1940 年战争爆发。分别 4 年后,两人再相见时都已发生了太大的变化,彼此都打上了 50 岁年纪的人的烙印。他们无意识地表现出一种较为感人的羞怯,每人都想向对方掩饰已逝岁月的印记。他们同时表露出对青春的浓厚兴趣。人们善意地说,马里格拉斯夫妇喜欢年轻。这种善意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们热爱青春并不是为了消遣,也不是为了滥给一些毫无用处的建议,而是因为他们发现青春比成年更有意义。一旦有机会,夫妇俩谁也不会犹豫让这种意义具体化,对青春的热爱往往伴随着对鲜嫩肌肤的自然喜爱。

5 分钟后,阿兰把托盘放在妻子的床上,怜悯地看着她。她凹陷的褐色小脸因为失眠而绷得紧紧的,惟有那两只眼睛一直是那么美。那是一种令人心碎的灰蓝色,炯炯有神,非常灵敏。

"我觉得这是个美好的夜晚。"她端起杯子说道。阿兰看着茶水从她那微皱的喉咙间流过,什么也没想。他勉强说道:

"我不明白贝尔纳来为什么总不带妻子。应该说若瑟现在很有魅力。"

"贝娅特丽丝也一样。"法妮笑着说。

阿兰也跟着笑了。他对贝娅特丽丝的倾慕是夫妻俩开玩笑的一个话题。她无法知道这种玩笑对他来说是多么的残酷。每个礼拜一,在他们戏谑地称为他们的礼拜一沙龙聚会结束后,他上床睡觉时直打哆嗦!贝娅特丽丝美丽而又粗暴:当他想她的时候,这两个形容词强迫他从心底里接受,他可以无休止地重复它们。"美丽而又粗暴",贝娅特丽丝笑的时候,总要把她那副悲惨而阴沉的脸藏起来,因为那副笑脸不好看,贝娅特丽丝气愤地诉说着她的那份职业,因为她还没有在工作上取得成功。贝娅特丽丝有点儿傻,就像法妮说的。傻,是的,她是有点儿傻,但她富有激情。阿兰 20 年来一直在一家出版社工作,薪金不高,有教养,与妻子的关系非常亲密。"贝娅特丽丝玩笑"怎么会变成一种不堪承受的重负,每天早晨起床时稍稍提起它,带着它走过每一天直到礼拜一呢?因为礼拜一,贝娅特丽丝来到他和法妮这对可爱的夫妻家里,他则扮演起 50 多岁的男人温情、风趣、漫不经心的角色。他爱贝娅特丽丝。

"贝娅特丽丝希望在 X 的下一部戏中有一个小角色…。"传妮说道,"三明治够了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马里格拉斯夫妇为保证他们的沙龙聚会,不得不在开支上精打细算。按照惯例要购进威士忌,这对他们来说是场灾难。

"我想够了。'阿兰说道。他坐在床边,两只手吊在消瘦的两膝中间。法妮温柔而爱怜地注视着他。

"你那位诺曼底亲戚明天到,"她说道,"我希望他有一颗淳朴的心,一颗伟大的灵魂,希望若瑟钟情于他。"

"若瑟不会钟情于任何人。"阿兰说道,"我们也许可以试着再题一会儿少

他拿走妻子腿上的托盘,吻了吻她的前额和脸颊,然后重新回床睡下。他感到冷,尽管有取暖器。他是一个怕冷的老男人了。任何不切实际的漂亮话对他都没有用处。

一个月后,一年之后,我们将如何忍受,上帝啊,重重海洋使我您天各一方,能否让阳光重新开始,重新结束,使梯囹斯与贝蕾尼兰从未见面。

贝娅特丽丝穿着睡裙站在镜子前面打量着自己。那些诗句从她嘴里落下来如同宝石花。"我是在哪里读到这些诗的?"无限忧愁袭上心头,同时还有一种有益于健康的愤怒。她为她的前夫朗诵了 5 年《贝蕾尼丝》,现在又为她的镜子朗诵。她真想站在实际上是剧场的那片阴暗而满是泡沫的大海前,只说上一句台词:"夫人请用餐",假如对她来说真的只有这句话要说的话。

"我会为此不惜任何代价。"她对映在镜子中的面影说道。那面影对她笑了笑。

说到诺曼底亲戚,那个年轻的爱德华·马里格拉斯,他已登上了要把他载往首都的列车。

第二章

贝尔纳早晨第 10 次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到窗边,俯在那里。他再也坚持不住了。写作让他丢脸。他所写的东西让他丢脸。重读小说的最后几页,他被一种难以忍受的感觉攫住了。那里面没有任何他想说的东西,没有任何他有时以为感觉到的某种基本的东西。贝尔纳在阿兰工作的那家出版

社和几家报社里担任审读编辑,并为几家刊物撰写按语,以此谋生。3 年前,他出版了一部小说,评论界反应冷淡,"具有某些心理描写方面的特色"。他想要两样东西:写一部好小说,还有,眼下最迫切的,是若瑟。然而,那些方字继续与他背道而驰,若瑟也无影无踪了,突然迷上了某个国家或某个小伙子 - - 这永远是个谜 - - 她父亲的财产和她本人的勉力使她很容易填饱肚子。

"不太顺利吗 ?'

尼科尔在他之后回来了。他对她说过不要打搅化工作,可她还是禁不住老往他的工作间里跑,借口说她早上才有机会见到他。他知道她需要看着他才能活下去,知道 3 年后她一天比一天更爱他,可这对他来说十分可怕。他不能容忍她这样。因为她再也吸引不了他。他喜欢回忆的,只不过是他们相爱时他自己的样子,以及他所做的娶她为妻的决定,自那以后,他从来没能做出一个严肃的决定,不管是什么样的决定。

"是的,一点也不顺利。像我这样开始,几乎永远都不会有顺利的机会。"

"不,我肯定你能成功。"

这种针对他的问题的温情脉脉的乐观比什么事都更叫他厌烦。假如若瑟对他说这些话,或者是阿兰,他也许能从中获得某种自信。可若瑟什么也不懂,她向他承认过,而阿兰,尽管鼓舞人心,玩起文学来却很难为情。"最重要的,是出书以后人们怎么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 贝尔纳装做听懂了。可所有这些莫名其妙的话都让他厌烦。"写作就是有一张纸,一支笔和一个腰肌的想法,有了这些就可以开始写。"法妮是这么说的。他很喜欢法妮,喜欢他们一家。他谁也不爱。若瑟使他恼火。他需要她。仅此而已。可以为这个自杀。

尼科尔一直在那里。她在整理东西,她把她所有的时间都花在整理这套非常小的房间上,他一整天都把她关在这套房子里。她既不了解巴黎,也不懂文学,这两样东西都使她仰慕,使她害怕。而开启这两样东西的唯一的钥匙就是贝尔纳,他却躲着她。他比她更聪敏,更富有魅力。有人追求他。而眼下她又不能有孩子。她只知道鲁昂和她父亲的药店。有一天贝尔纳就是这么跟她说的,说完又请求她原谅。那时候,她脆弱得像个孩子,爱掉眼

泪。可她宁可要这种审慎的残酷,也不要日常生活中的那种过分的残忍:吃完午餐后就出门,心不在焉地吻吻她,很晚才回家。贝尔纳和他的焦虑对她来说是一份意外的礼物。别人是不嫁给礼物的。她不能因此恨他。

他看着她。她很漂亮,很忧郁。

"今天晚上,你想和我一起到马里格拉斯家里去吗?"他温柔地问道。

"我很想。"她答道。

她一下子就显露出快活的神情,内疚感攫住了贝尔纳的心,但这种内疚是那么古老,那么陈旧,他永远也不会在此停留。再说,他带她去毫无危险。若瑟不会在那里。假如他同他的妻子一起去,若瑟不会注意他。要么,她只会跟尼科尔说话。她有这种虚情假意的善良,可不知道那样毫无用处。

"我 9 点钟来接你。"他说道,"你今天做什么?"

刚说完,他就知道她无话可答。

"试一试为我念念这份手稿吧,我没有时间看它。"

他知道这没有用。尼科尔对用文字写出来的东西肃然起敬,对别人的工作十分敬仰,不管那工作有多么荒谬,她不可能对此做出任何评判。再说,她以为是必须念的,也许希望能力地效力。"她很想成为必不可少的人物,"下楼梯时,他气愤地想,"女人的癖好……"在楼下的镜子前面,他无意间发现自己脸上的愤怒表情,感到羞耻。所有这一切都乱七八糟的,令人讨厌。

到出版社时,他看见神采奕奕的阿兰:

"贝娅特丽丝给你打过电话,她要你马上给她回话。"

贝尔纳正是在战后与贝娅特丽丝建立了一种暴风雨式的关系。他向她表露出的那一点点高傲的柔情显然让阿兰赞叹不已。

"贝尔纳?(贝娅特丽丝的嗓子像在重要的日子里一样发音准确、平稳)贝尔纳,你认识 X 吗?他的剧本是在你那里编辑的,不是吗?"

"我不太熟悉。"贝尔纳说道。

"他当着法妮的面跟我谈起了他的下一部戏。我必须与他见面,跟他谈谈。贝尔纳,替我安排一下吧。"

她的声音里有某样东西让他回想起战后他们美好的青年时代,两人都抛弃舒适的有产者家庭,重新回到挣 1000 法郎吃晚饭的处境。有一次,贝

娅特丽丝迫使一个吝啬出了名的酒店老板借给他们 1000 法郎,凭的就是她这副噪音。心想事成到了这种程度也是一件稀罕的事,毫无疑问。

"我去安排。我下午下班前给你打电话。"

"5 点钟吧,"贝娅特丽丝语气坚决,"贝尔纳,我爱你,我一直都爱你。"

"两年。"贝尔纳笑着说道。

一直在笑,他转过身,无意间发现阿兰的表情,立即掉过头去。贝娅特丽丝的声音整个房间都能听到。他接上话头:

"好吧。无论如何,我今晚都能在阿兰家见到你,是吗 ?'

"是的,那当然。"

"他就在我旁边,你想跟他说话吗 ?'贝尔纳问道。(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提这个问题。)

"不,我没有时间。告诉他我拥抱他。"

马里格拉斯已经把手伸向听筒。背朝着他的贝尔纳只能看见这只手,它保养得很好,脉管突出。

"我会跟他说的,"他说道,"再见。"

那只手缩回去了。贝尔纳等了一会儿才转身。

"她拥抱你,"最后他说道,"有个人在等她。"

他感到极为不幸。

若瑟把汽车停在图尔农街马里格拉斯家的房子前面。夜幕降临了,路灯使汽车发动机罩上的灰尘滔滔发光,苍蝇爬在车窗上。

"我还是决定不跟你进去,'叫。伙子说道,"我不知道跟他们说些什么。我还是去做点事吧。"

若瑟松了一口气,但同时又觉得失望。同他一起在乡下呆的这一个礼拜叫她难以忍受。他属于沉默寡言或过分活跃的那一类。他的平静,他的庸俗在吸引她的同时基于把她吓住了。

"我干完活后再去你家,"小伙子说,"你尽量不要回去太晚。"

"我不知道是不是回去。"若瑟气愤地说道。

"那样的话,要先跟我说一声,"他说道,"一无所获的话,我就没有必要去你那里,我没有汽车。"

她不知道他怎么想。她把手放在他的肩上:

"雅克。"她说道。

他与她面对面站着,看着她,显得很平静。她用手在他的脸上勾画着,他皱了皱眉头。

"我让你满意吗?"他微笑着问道。

"真奇怪,他一定以为我在肉体上拥有他,或者诸如此类的事。雅克·F 某某,学医的大学生,我的外籍军团士兵。这一切都很可笑。这甚至与生理需求无关,我不知道吸引我的是不是他从我身上折射出的东西,或者这种折射的消失,或者他本人。他肯定也不是那种冷酷无情的人。他存在,这就是解释。"

"你比较让我满意,"她说道,"这还不是那种伟大的爱情,但是……"

"伟大的爱情是存在的。"他严肃地说。

"我的天哪,"若瑟心想,"他一定在热恋着一个高个子的金发女郎,纯粹是精神上的。我会吃醋吗?"

"你已经有过伟大的爱情吗?"她问道。

"我没有,可我的一位同学有。"

她大笑起来。他看着她,犹豫了一下要不要生气,然后他也跟着笑了。他发出的不是那种欢快的笑,那笑声很刺耳,差不多是狂笑。

贝娅特丽丝凯旋走进马里格拉斯家,连法妮都被她的美貌怔住了。没有任何东西比野心勃勃更适合某些女人了。爱情使她们意志消沉。阿兰·马里格拉斯冲过去迎接她,吻了一下她的手。

"贝尔纳来了吗?"贝娅特丽丝问道。

她在已经到场的十多位来宾中间寻找贝尔纳,真想踩过阿兰去找他。阿兰让开了,脸部表情被余下的一点欣喜和亲切破坏了,这点欣喜和亲切的消失使他出现了一副鬼脸。贝尔纳靠着他的妻子坐在一张长沙发上,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尽管急急忙忙,贝娅特丽丝还是认出了尼科尔,怜悯之情油然而生,她笔直地坐在那里,双手放在膝盖上,嘴上挂着羞怯的微笑。"我应该教她如何生活。"贝娅特丽丝心想;她感到自己有颗善良的心。

"贝尔纳,"她说道,"你这个家伙真令人讨厌。5 点钟时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我住你的办公室挂了 10 次电话。你好,尼科尔。"

"我看 X 去了,"贝尔纳得意洋洋地说道,"明早 6 点钟我们三人一起去

喝一杯。"

贝娅特丽丝一屁股坐在沙发上,压到那个陌生的年轻人。她表示歉意。法妮走过来说道:

"贝娅特丽丝,你不认识阿兰的侄子爱德华·马里格拉斯吗?'

于是,她看着他,朝他微微一笑。他的脸上有某种难以抗拒的东西,年轻的神态和出人意外的善良。他则非常吃惊地打量着她,她禁不住笑了。贝尔纳也加入进来。

"怎么啦?是不是我的头发没梳理好,或者我看上去非常疯?'

贝娅特丽丝很喜欢别人认为她很疯。可这一次,她已经知道那个年轻人觉得她漂亮。

"您看上去并不疯,"他说道,"我很抱歉,假如您相信…"

他显得非常拘谨,她也尴尬地回过头去。贝尔纳笑吟吟地看着她。那个年轻人站起身来,迈着迟疑不决的步子朝饭厅的餐桌走去。

"他为你发疯。'双尔纳说道。

"你听着,发疯的是你,我刚到。"

可她已经信以为真了。她很容易相信别人为她发疯,但她不会因此觉得特别的虚荣。

"这种事只有小说里才会发生,可这是一个小说里的年轻人,'贝尔纳说道,"他来自外省,要在巴黎生活,他从没爱过任何人,并且绝望他承认这一点。可他就要改变绝望了。我们美丽的贝娅特丽丝就要让他痛苦了。"

"还是跟我说说 X 吧,"贝娅特丽丝说道,"他搞鸡奸吗?'

"贝娅特丽丝,你考虑得太多了。"贝尔纳说道。

"我不是这个意思,"贝娅特丽丝说,"我与鸡奸者总是配合不默契。那会令我心烦,我只喜欢同健康的人在一起。"

"我不认识搞鸡奸的人。"尼科尔说道。

"没关系,"贝尔纳说,"首先,这里有 3 个……"

他的话刚说到一半就突然打住了。若瑟刚刚驾到,正同阿兰一起在门口笑,并朝大厅里扫了几眼。她看上去很疲惫,脸上有一道黑印。她没有看到他。贝尔纳感到隐隐约约的痛苦。

"若瑟,你突然失踪到哪里去了?'贝娅特丽丝喊道。若瑟转过身看见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们,勉强微笑着朝他们走过来。她看上去既疲惫又快活。25 岁了,她仍然保持着青春年少对那种游荡的神色,很像贝尔纳。

他站起身来:

"我想您还不认识我的妻子,"他说道,"她叫若瑟·圣一吉尔。"

若瑟微微一笑,眼都没眨一下。她与贝娅特丽丝拥抱了一下,坐了下来。贝尔纳独脚站在她们俩前面,脑子里再也没有别的问题,只是在想:"她从哪里来?这 10 天来她都做了些什么?她要是没有钱就好了。"

"我在乡下过了 10 天,"她说,"全部晒红了。"

"您看上去很累。'贝尔纳说道。

"我更喜欢到乡下去,"尼科尔说道。她友好地看着若瑟,这是第一个没让她惊慌失措的女人。若瑟只是在别人很了解时才叫人害怕,到那时她的善良可以置人于死地。

"您喜欢乡下吗?'若瑟问道。

"完了,"贝尔纳气愤地想,"她要关心尼科尔了,要亲切地对她说话了。'您喜欢乡下吗?'可怜的尼科尔,她还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知己呢。"他径直如酒吧台走去,准备把自己灌醉。

尼科尔的目光追随着他,若瑟看到她这种目光既恼火又同情。她对贝尔纳充满某种好奇,但他很快就显得太像她,太变化无常,她不喜欢他。对他来说,表面上看起来也一样。她试着回答尼科尔的问题,可她很心烦。她很累,而所有这些人在她看来都了无生气。她在乡下住了很长时间,回来时仿佛在荒诞之国做了一次漫长的旅行。

"…有车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尼科尔说,"所以我从来无法到树林里去走一走。"

她停了一下,然后突然说道:

"再说,没有车的人我也一个都不认识。"

这句话说得很辛酸,若瑟被打动了。

"您总是孤单一人吗?'她问道。

尼科尔一下子慌了神:

"不,不,我是信口开河,再说我非常喜欢马里格拉斯一家。"

若瑟犹豫了片刻。已经 3 年了,她早该过问她,试着帮她一把。可她很

累。为自己所累,为生活所累。这个粗暴的小伙子,还有这个客厅意味着什么呢?她也已经知道,重要的不是找答案,而是希望那个问题不再提出来。

"如果您愿意的话,下次我去散步时邀您一道。"她直爽地说道。

贝尔纳的目的达到了:他有些醉意了,觉得与年轻的马里格拉斯交谈非常有意思,这种带有倾向性的谈话本该把他惹恼的:

"您说她叫贝娅特丽丝?她演戏吗?在哪里演戏?我明天就去看。您知道,好好认识她对我来说至关重要。我写过一个剧本,我想她非常合适出演戏中的女主角。"

爱德华·马里格拉斯充满激情地说着这些话。贝尔纳开始笑了起来:

"您没有写剧本。您准备爱上贝娅特丽丝,我的朋友,您要受苦了,贝娅特丽丝很善良,可她野心勃勃。"

"贝尔纳,不要说今晚很崇拜您的贝娅特丽丝的坏话,"法妮插了进来,"再说,我更愿意您听听这个小伙子的音乐。"

她指的是坐在钢琴后的那个年轻人。贝尔纳走过来坐在若瑟的脚边。他感到动作轻飘飘的,生活悠然自得。他对若瑟说道:"我亲爱的若瑟,真是烦透了,我爱你。"这毫无疑问是真的。他突然想起他在自家书房里第一次拥抱她时她搂住他脖子的方式,那种背靠着他的方式使他热血沸腾。她不会不爱他。

他觉得那位钢琴师演奏的曲子非常优美,非常深情,其中有一个短句不断地回旋,是一支低头沉思的曲子。贝尔纳突然明白他该写什么,该跟她解释什么:这个短句正是所有人的若瑟,是他们的青春和他们最伤感的愿望。"是呀,"他激动地想,"正是这个短句!啊,普鲁斯特,可是已经有一个普鲁斯特;最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置普鲁斯特。"他抓住若瑟的手,她抽回手。尼科尔看着他,他却朝若瑟微微一笑,因为他很喜欢她。

爱德华·马里格拉斯是个心地纯洁的年轻人。他不把虚荣和爱情混为一谈,除了爱情,他没有别的野心。他在冈城一无所获,便像个被解除武装的征服者一样来到巴黎,既不指望成功,拥有一辆越野车,也不指望让几个人刮目相看。他父亲在一家保险公司为他找了一份很普通的工作,一个星期以来,他对这份工作非常满意。他喜欢公共汽车站台、咖啡馆柜台和女人们向他投来的微笑,因为他有某种不可抗拒的勉力。这不是单纯,而是一种

完完全全的无拘无束。

贝娅特丽丝在他身上激起的一种即时的感情,尤其是那种强烈的欲望是他从前的情妇、冈城公证人的妻子从来没能给他的。再说,她来到这间客厅里,散发出潇洒、优雅、夸张还有野心的魅力。他欣赏她,却不明白这种感情。可是,总有一天,贝娅特丽丝会扬起头对他说:"我的工作没你重要。"然后,他会把头埋进她的黑发里,吻着这个富有悲剧性的面孔,让它沉默不语。那个年轻人弹钢琴时,他一边喝着柠檬汁一边这么想。他对贝尔纳有好感,在贝尔纳的身上找到他从巴尔扎克那里读到的那种爱冷嘲热讽的、容易激动的神情。这与巴黎的记者很相适。

于是,他冲过去想陪贝娅特丽丝一起走。但她有一辆小汽车,是一个朋友借给她的,她答应把他捎回家。

"我可以陪你回去,再步行回家。"他说道。

可她表示这毫无必要。于是,她把他丢在奥斯曼大街和特隆歇街交汇处那个可怕的角落里,离他家不远的地方。他显得不知所措,她便用手去摸他的脸,对他说:"再见吧,小羊羔。"她喜欢在人身上寻找与动物相似的地方。而且,这个小羊羔似乎准备温顺地回到他的仰慕者此刻偶然有些缺少必需品的羊圈里。话说回来,他是个很漂亮的小伙子。可当她从车窗里伸出手来时,这个小羊羔呆住了,就像那些陷入绝境中的动物一样轻轻地喘气,她激动了好一阵子,比通常更快地把电话号码给了他。"爱丽舍"这时变成了生活和进步的象征。他步行穿过巴黎,就像那些恋爱了的年轻人一样,像长了翅膀的行路人。贝娅特丽丝又要在她的镜子前面朗诵费德尔的台词了。这是个很好的练习。成功无论如何都需要有条不紊和辛勤工作,没有人不知道这一点。

第三章

雅克和被若瑟神秘地称为"别人"的那些人初次相遇后差不多有一个月了,这初次相遇是难以忍受的。她向他们掩饰这一点并不是毫不费劲,因为她试图打破她和他们之间的某种关系,某种建立在雅趣基础上的东西,某种尊敬,某种使这些人相互喜爱,使雅克在他们看来无法理解的东西。在这种

错误而明确的情况下,除非从性的方面作出解释。也许只有法妮能理解。因此,若瑟通过她开始巡回介绍。

她要去图尔农街喝茶。雅克一定会去那里找她。他告诉她,她在马里格拉斯家见到他的第一个晚上,他的出现完全是出于偶然:他是被贝娅特丽丝的一个追求者带去那里的。"你甚至险些儿见不到我,因为我烦透了,我想走。"他补充道。她没有问他为什么不说,"我险些儿没见到你",或者"我们险些儿没见到"。他总是把自己的出现当做是别人碰上的意外 - - 也不管那是否会令人不快。若瑟最后终于想通了,没有不高兴。她想他显然是个意外,她已经对此感到厌倦。只是没有任何东西比她对他的好奇心更强烈。

法妮独自一人,读着一部新出版的小说。她总是看新小说,却从来只提及福楼拜或拉辛,知道这一点必定会使别人产生强烈印象。她和若瑟情同手足,却都迷失了方向,并不是没有她们也许没向任何人表示过的信任。她们首先谈起了爱德华对贝娅特丽丝疯狂的爱情和贝娅特丽丝从 X 的戏中得到的角色。

"她在 X 的戏中比她在同这个可怜的爱德华上演的戏中更合适。"法妮说道。

她瘦小,头发梳得很精致,动作很优美。那张淡紫色的长沙发与她很相称,还有她的英国式家具。

"你与你的房间很相称,法妮,我觉得这很少见。"

"你的房子是谁装修的 ?' 法妮问道,"哦,是的,雷维格。非常好,不是吗 ?'

"我不清楚,"若瑟说道,"别人这么说。我不觉得它适合我,而且,我从来没感觉到那种装演适合我。有时人也一样。"

她想到雅克,脸刷地红了。法妮看着她:

"你脸红了。我想你的钱太多了,若瑟。卢浮学院怎么样了 ? 还有你的父母亲呢 ?'

"你知道我与卢浮学院是怎么回事。我的父母亲一直在南非。他们经常给我寄支票。我在社会上总是个无用之人。我无所谓,可是

她迟疑了片刻:

"可我热衷于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是令我心醉的事情。所有这

一切在同一句话中就能产生许多激情。"

她停了下来,继而突然问道:"你呢 ?'

"我吗 ?'

法妮·马里格拉斯滑稽地瞪大眼睛。

"是的。一直是你在听我说话。我们把角色换一换。我不失礼吧 ?'

"我吗 ?'法妮笑着说道,"我有阿兰·马里格拉斯。"

若瑟扬了扬眉毛,出现了一阵沉默。她们相互凝视着,仿佛处在同样的年龄。

"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法妮问道。

她的语调触动了若瑟,使她局促不安。她站起来,开始在房间里踱步:

"我不知道贝娅特丽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她的美貌吗 ? 抑或是她那种盲目的力量 ? 她是我们中间唯一真有野心的人。"

"那么贝尔纳呢 ?'

"贝尔纳喜欢文学胜过别的任何事情。这并不是一码事。再说,他很聪明。什么也比不上某种形式的愚蠢。"

她又一次想到雅克,决心把这件事同法妮谈一谈,尽管她已决定让他来到时看她的吃惊表情。可贝尔纳进来了。他一看见若瑟就显出幸福的表情,法妮很快就注意到这一点。

"法妮,你的丈夫有一个工作晚宴要参加,派我做传令兵来找一条漂亮的领带,因为他没有时间回来。他特别强调:'要我那条有黑条纹的蓝领带。"'

他们三个人都笑了,法妮跑去找领带。贝尔纳抓住若瑟的手:

"若瑟,我见到你真幸福。可惜每次都匆匆忙忙。你再也不想同我一起吃晚饭了吗 ?'

她看着他,他神色异样,显得既苦涩又幸福。他歪着脑袋,一头黑发,目光明亮。"他像我,"她心想,"与我属同一类型,我早该爱上他。"

"你愿意什么时候我们就什么时候一起吃晚饭。"她说道。

半个月来,她同雅克一起在自己家里用晚餐,因为雅克不想去餐馆,付不起账,他的自尊心使他将就着在若瑟家用晚餐。晚饭后,他"认真温习"功课,很认真,若瑟则看书。同这半哑巴一起过的这种夫妻生活,对于习惯了

夜出、神侃的若瑟来说,是异乎寻常的。她突然意识到这一点。可有人按门铃了,她把手从贝尔纳的手中抽了回来。

"有人找小姐。"法妮说道。

"让他进来吧 !"法妮说道。

女仆回来后,站在另一扇门边。贝尔纳已经转身面向门口。"别人还以为是在剧院里呢。"若瑟想到这里开始疯笑起来。

雅克进来时低着脑袋,双脚在地毯上试着往前走,就像公牛出现在斗牛场上一样。他有个比利时名字,若瑟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可他先开口了:

"我来找你。"他说。

他将双手插在粗呢大衣口袋里,样子咄咄逼人。"他真的见不得人。'"若瑟心想,她已经笑得透不过气来,可一看见他,看见法妮的面孔,心中不免掠过一丝欣喜和嘲弄人的冲动。贝尔纳的脸上一点反应都没有,像个瞎子一样。

"至少要说声早上好。"若瑟近乎温柔地说道。于是,雅克微微一笑,带着某种优雅,握了握法妮和贝尔纳的手。图尔农贷的夕阳把他晒成了红棕色。"对于这种男人,有一个词语很合适,"若瑟心想,"生气勃勃,刚强有力…"

"对于这种小伙子,有一个词语很合适,"法妮这边心里想,"这是个流氓。我已经在哪儿见过他?…

她马上就客气起来:

"您请坐呀。我们为什么全都站着?您想喝点东西吗?或者您很忙"

"我吗?我有时间,"雅克说道,"你呢?'

他问的是若瑟。她点头表示肯定。

"我该走了。'贝尔纳说道

"我送你出去,"法妮说道,"你忘了拿领带,贝尔纳。"

他已经走到门边,脸色煞白。准备吃惊地望他一眼的法妮定定地站住了。他一言不发地走了出去。法妮回到客厅。雅克坐下来,笑吟吟地看着若瑟。

"我打赌他就是那个打电话的家伙。"他说道。

他像个着了魔的人一样在大街上走着,几乎是吼叫着大声说话。最后,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